

当爱与期待相遇

■ 李诗鹤 王垣镔

情到深处

这天,海军某导航台一级上士何辉天不亮就起来了,在营区里走来走去,把即将进行的活动流程在脑海里预演:“天气还是有些冷,冰雪运动会的时间得控制好,别让家属们冻感冒。下午安排了几名新兵表演说唱节目,歌词节奏有点快,不知道他们上台会不会紧张……”

春节前,家属们从天南地北赶来驻地过年。导航台位置比较偏远,四周几乎没有可供家属娱乐的地方。营区的小池塘结了厚厚的冰,官兵灵机一动,决定“就地取材”,为家属们举办一场冰雪运动会。

上午9点,家属们从家属院乘坐大巴抵达营区。此时,冰雪运动会“会场”早已布置妥当。洁白的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,闪闪发光;官兵特意给军娃们堆的雪人威武高大,别具军营特色;冰爬犁和冰锥整齐地摆放着……孩子们激动地冲到冰面上,追逐嬉戏,笑声久回荡。

“各位战友,让我们鼓掌欢迎远道而来的家属。今天天气虽然冷,但怎么能抵挡咱们的热情。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犁拔河活动。接下来,咱们先来分组……”何辉拿起话筒,热情洋溢地安排大家开展活动。爬犁拔河、亲子竞技、冰上接力……大家越玩越起劲,欢呼声和笑声此起彼伏。

不一样的惊喜

“老杨,嫂子,加油!”在战友们的呐喊声中,二级军士长杨超华和妻子杨娟“驾着”冰爬犁,最先冲过终点。

杨娟是一名老师。每到寒暑假,她便带着女儿阁阁踏上探亲的旅程。这条跨越千里的“探亲路”,杨娟一走就是15年。她喜欢军营的春节,这里有久别重逢的喜悦、有欢聚一堂的热闹、有亲人的温暖。

这些年来,杨娟不容易。那年,杨超华向单位打了休假报告,打算回家陪伴预产期即将到来的杨娟。不承想,杨娟早产了。

恰巧那天,单位的设备发生故障,杨超华在厂区忙了一上午。等到中午回到宿舍后,才看到妻子打来的10多个未接电话。杨超华预感到什么,再给杨娟回电话时,已无人接听。

从父母那里得知消息后,杨超华匆匆踏上回家的路。火车上,他收到了妻子发来的消息:“我给你生了个女儿。”

那一刻,杨超华的眼眶红了。

那天,看到风尘仆仆赶回来的杨超华,杨娟闭上眼睛,把头扭到了一边。

杨超华走上前,紧紧地握住杨娟的手。

杨娟默默流下了眼泪:“他握住我的那一刻,我好像突然就不怪他了。”

这些年,一家三口聚少离多。杨超华不善言辞,就向身边的年轻战友请教经验,制造些小惊喜给妻子和女儿。他曾网购了99朵玫瑰,尽管搞错了,买到的是一捧“塑料花”,却依然让杨娟欣喜



春节前,海军某导航台为来队探亲的家属们组织冰雪运动会。图为二级军士长杨超华与妻子杨娟参加爬犁竞速赛。

王宇摄

不已。他去参加阁阁学校举办的艺术节,让阁阁开心了好些天。

当时,阁阁上的是寄宿学校,半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杨超华休假到家时,阁阁还在学校。

那天,见到杨超华,阁阁很激动,一下子抱住了他。

后来,阁阁拉着杨娟的手,一个劲问:“妈妈,我爸爸怎么来了,你怎么没有提前告诉我呀?我爸爸为什么突然间来看我呀?”

“爸爸来了不好吗?”杨娟笑着问。

“哎呀,我终于感受到了爸爸来看我的感觉。”阁阁沉浸在喜悦中。

看着女儿高兴的样子,杨超华的眼眶也湿润了。

阁阁宿舍床上的被子,总是叠成“豆腐块”。这是她有一回去探亲时,杨超华教会她的。她参加作文比赛,写下的作文《我爸爸是一名军人》,让同学们认识了扎根祖国边陲的爸爸。

“你爸爸当兵多多年啦?”有同学问。

“20多年。”阁阁说。

“这么厉害!”

“是的,别人都叫他老杨。”

阁阁之前去探亲时,在营区宣传栏上看到了杨超华的“个人简介”,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:“他熟悉台队每根管路的走向,清楚每根缆线的来去……他是兄弟心里的‘老杨’,是机电部门的‘定心丸’,是导航战位的‘护身符’。”爸爸被战友们叫“老杨”,便记在了阁阁的心里。

杨超华说,给妻子买花、去学校看看女儿,这是他能带给家人的惊喜。

杨娟说,现在她和阁阁在家乡的部队医院看病,也能享受优待;有一年,杨超华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三等奖,单位还邀请她去疗养;杨超华有次立功后,当地相关部门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她手里。一位领导对她说,军嫂很伟大,军功章有她的一半。那一刻,杨娟觉得自己身为军嫂好光荣。

思念的味道

冰雪运动会结束后,官兵和家属回



律牵动着每个人的记忆。大家没有停下手里包饺子的动作,心里却升起了别样的情感。军营春节的味道里,少不了思念。坚守,为战友们的心思平添了富有家国韵味的感动。

身后的点点星光

所有活动都结束后,何辉搭乘送家属们回家属院的车,在夜色中踏上了休假回家的旅途。入伍18年来,台里许多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对他来说,春节期间休假回家的机会,屈指可数。

“爸,我在路上了,后天到家。”何辉打给父亲何旺旭。

“好,我和你妈在家里等你,路上注意安全。”何旺旭激动不已。

结束通话后,何辉望着身后熟悉的营区,心中涌上一阵莫名的感动。小小的营区亮着点点“星光”,在旷野中显得宁静而温暖。刚刚换哨的年轻战友,正目光炯炯地望向前方。何辉想,他们也会像他一样,亲眼看过这里的春夏秋冬,并永远刻在心里。

何辉的父亲何旺旭,有次春节也来过导航台。

何旺旭年轻时曾在边防当兵。有一年,他的父亲四处打听,千里迢迢从甘肃老家寻到了何旺旭的营区。父亲本来年纪不算大,但经过一路跋涉,胡子数天未刮。战友告知何旺旭,连队门口有位老人来找他。何旺旭出来后才看到,战友口中的“老人家”竟是父亲。

何辉入伍后,何旺旭更深刻地体会到当年父亲牵挂他的感觉。那年春节前,他突然决定去儿子的部队看看。不久,何旺旭踏上了旅途。

从甘肃老家坐了40多个小时火车,何旺旭来到招待所时,天色已晚。听到熄灯号响后,何旺旭匆匆上床躺下,等着何辉关灯。他压低声音对何辉说:“儿子,要不咱们关了灯再悄悄地聊会儿天。”听到父亲这么说,何辉忍不住笑了。

何旺旭在招待所住了12天。那段日子,他每天早起早睡,把被子叠成“豆腐块”后,就跟官兵一起“出操”。父子俩一起拍了很多合影。每张合影里,何旺旭都笑呵呵的,神情充满了骄傲。“儿子,你要记住,只要好好干,在哪儿都会发光,你是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!”听到父亲的话,何辉心中充满了感动。

“要好干。”入伍这些年,何辉一直记着父亲说的话。这是他的理想,也是父亲的心愿。

导航台坐落在白山黑水的一片玉米地中。夏天,这里四周是一片绿色的波涛,秋天则是一片金色的海浪。冬日里,玉米秆被卷起来,零星地散落在空空荡荡的土地上,红白相间的发射塔在寒风中巍然矗立。春节前,那些涌动在心底的亲情记忆,那些不辞辛苦的千里奔赴,化作盛开在冰天雪地里绚烂的花。

春节过后,家属们陆续离开军营。杨超华等几位老班长带着新兵们又踏上了巡线的路途。山林中远远地传来一阵歌声: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……”

家庭秀

掌声响起来
他把鲜花
送到妻子手中
就像这些年
没有说完的思念
在双手交会的温度里
被定格成了时光

那温柔的眼神
那坚守的初心
都是迷彩色的誓言
如同鲜花一般
绚烂绽放

程浩配文

近日,第80集团军某旅举办主题表彰会,干部张超的家属孙颖硕被评选为旅“团结模范”。图为在颁奖环节,张超给妻子送上奖杯和鲜花。

聂旺沙摄

军人家庭

腊月二十七,连队楼前的大红灯笼已经高高挂起。

雪花密密匝匝地落下,地上渐渐有了积雪。

“周班长,指导员叫你赶紧回去,送你去火车站。”一名上等兵远远地从大雪中冲到一级上士周建军身边,一边掸掉身上的雪,一边催促着。

“好。”周建军应了一声,手里的活却没停下来。

雪下得更大了,落在群山之中,天地一片苍茫。周建军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,却顾不上擦一下。

极端低温天气,容易让战车出故障。作为连里的技术“大拿”,周建军的任务就是保证车辆随时能用。

休假前,周建军不放心车辆状况,又带着几名战士为每辆车进行了一次全面“体检”。忙活完,他才匆匆奔回连队。此时,宿舍的门框上已经贴上了红红的对联。对联是周建军自己写的:装备精良车行万里安全,检查细致驾驶四季平稳。横批:保障有力。

匆匆忙忙洗漱后,周建军换上便装,仔细检查了一遍行李箱,给妻子买的是羽绒服,给父母带的是特产……给儿子买的装甲车模型因为装不进去,被单独放在了外面。

昨天收拾行李时,有战士问他:“班长,带这么多行李,路上不方便,寄快递吧?”

周建军回答:“提前寄回去是方便了,可也少了给家人见面时的惊喜啊!”

“班长还挺浪漫哩。”战士笑着说。

周建军嘿一乐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弥漫开来。

回家的路有几千公里,周建军得先乘火车,再坐飞机,最后搭客车。妻子跟他约好要开车带着儿子去车站接他,除夕当天肯定到家。没承想,驻地突然下起了大雪,不知道回家过年的计划会不会受影响?

过了一会儿,指导员帮周建军把行李一起搬到车上。“老周,这个装甲车模型是给儿子买的吧?”指导员问。

“嗯,上半年答应他的。”

周建军已经大半年没见到儿子了。每天在视频里看着儿子喊他,把他叫得心直痒痒。

“这雪越下越大,赶紧走吧。”指导员说。车辆打着双闪驶离了营区,山路盘旋,两行车辙不断向前延伸,很快被雪花掩盖。

周建军坐在车上,看着给儿子买的装甲车模型,心里泛起了一丝歉疚。上半年,妻子带着儿子来部队探亲,自己因为临时有任务,半个月也没见到他们娘俩。儿子还因为水土不服生病,即使有连队战友帮忙,也把妻子折腾得不轻。

除夕夜,周建军更新了微信朋友圈,文字是“祝大家新年快乐”,配图是一家三口的合影。照片上,周建军的儿子穿着小迷彩服,一手抱着装甲车模型,一手敬了个军礼。

■ 徐 聪



茅文宽绘

迷彩军娃

那天,刚从幼儿园回家的白子楠看起来有些失落。白天,老师布置了一份作业——画一幅《我和爸爸妈妈》。思索片刻,小楠拿起画笔,在白纸的一端画了一座雪山,爸爸妈妈在山上守护着国旗;另一端画了一座房子,小小的他在家中遥望。

小楠的爸爸白云龙和妈妈黄璐都是驻守在高原上的军人,一家人聚少离多。

看着满腹心事的小楠,姥姥和姥爷很心疼。他们想带小楠上高原与父母团聚,但小楠的弟弟尚在襁褓中需要照顾,他们实在分身乏术。

当晚,两位老人联系了黄璐。一家人商量决定,请要上高原探亲的同乡军嫂张杨,领着小楠一起上高原。

那天,飞机起飞后,小楠兴奋地望着窗外。当飞机穿越云层,窗外出现一望无际的云海时,小楠便缠着张杨给他讲军营故事。

“阿姨讲的这些,其实也是你叔叔讲给我听的。”张杨说。

“阿姨,叔叔一定很了不起。我的爸爸妈妈也都是军人。等我长大后,要像他们一样,保家卫国!”小楠仰起头,稚嫩

的脸上写满自豪。

张杨刮了刮小楠的鼻子说:“小楠真棒,你的爸爸妈妈很了不起。你以后回家了,也要乖乖的,做个勇敢的小男子汉。”小楠用力地点点头。

飞机降落后,张杨带着小楠换乘汽车,向着高原深处进发。突如其来的大风,让小楠感觉头晕乎乎的,小脸也有些苍白。

车终于停了下来。小楠远远就看到身穿军装的爸爸妈妈。白云龙和黄璐也快步迎上来,张开双臂,将小楠紧紧抱在怀里。

“爸爸妈妈,我好想你们!”小楠的声音带着哭腔。

“宝贝,我们也想你!”黄璐心疼地摸着小楠的脸。白云龙站在一旁,眼里闪着泪光。小楠把书包里的砂糖橘拿出来,递给了爸爸和妈妈:“这是我给你们带的橘子,可甜啦!”

白云龙接过橘子,轻轻剥开,将一瓣橘子放入口中,嘴角扬起幸福的笑容:“真甜,这是爸爸吃过最甜的橘子。”

除夕吃完饺子,小楠拿出他画的《我和爸爸妈妈》。白云龙提议,一家人再一起画一张。他拿出白纸,握住小楠的手,画了一面飘扬的国旗。画中,小楠出现在了雪山上,他牵着爸爸和妈妈的手,笑得格外开心……